

北洋军 覆灭记

最真实、最霸气、最犀利的北洋乱世史

笑尽英雄●著



ARCTI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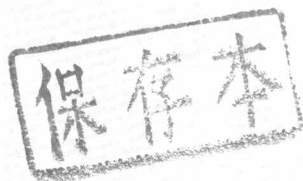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I247.5
4951

北洋军 覆灭记

最真实、最霸气、最犀利的北洋乱世史

笑尽英雄●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北洋军覆灭记 / 笑尽英雄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396-3752-5

I. ①北… II. ①笑… III. ①讲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22050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选题策划: 亮点文化
责任编辑: 岑 杰 特约编辑: 韩栋娟 装帧设计: 颜 森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 3533889

印 制: 河北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0316) 3656589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8.25 字数: 350千字

版次: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引 子

—

回首览尽历史长河，曾出现如此几大乱世：一是春秋战国，二是三国两晋南北朝，三是五代十国，四就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此书讨论的乱世即为北洋军阀时期，从清末袁世凯发家一直到张学良东北易帜。

这一段乱世离我们最近，历史材料也最为丰富。但如何把这段纷繁复杂的历史归纳成书，且不负良心所责，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面临众多难题，作者不仅做到了历史的严肃性，还做到了历史的可读性，舒卷自如、天马行空的笔法确实也是本书的亮点之一。

此书的难题之一是切入点实多，各方材料都详尽，区区二十余万字将那个庞杂的世界化而成字，缩影入纸，订而成籍，着实令人头疼。作者选择了最为常见又最不常见的一种方式来实现这种构想，即以华夏大势为方向，用一个个形形色色的关键历史人物作为线索，把影响局势的大事件串成一条清晰明确的脉络，从而完整地叙述了北洋军阀由发家到覆灭的这一过程。

然而，这一过程并不像寻常述说历史那样枯燥，这里有帝王将相，也有走卒贩夫，还有才子佳人，更有江湖与强盗，这一切的一切点缀在这段繁复多变的往事之中，顿时让历史枯黄的画卷色彩鲜明起来。

书中主要人物有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一系列北洋大佬，还有西太后慈禧、名臣李鸿章、国父孙中山、英国公使

朱尔典、杀手应桂馨、名妓小凤仙、公子哥袁克文，这一系列人物都围绕着北洋政府为中心而旋转。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又分别处在不同的阵营，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导致了天下大乱的局面。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形成直、皖、奉互相倾轧的斗局。逼宫、政斗、暗杀、战争轮番上演，总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没有丝毫喘息的时间罅隙。如果说这是北方的情况，尚算是简单的，如果把视线转移到秦岭淮河以南，就会发现南方没有北洋统治，却更像乱世：国民党与桂系军阀既有合作又有争端；两广地区桂系、国民党、地方军互相联合，而又互相对抗；国民党内部政见不同，意见不一，而形成同派别；桂系与湘军亦有利又用有防备；云贵川地区连年内战，从未停歇；倒是被日本势力渗透的东三省，在张作霖的治下，内部反而没出什么大乱子。势力何止十方，关系线何止百条。

成书之难，只因作者对历史抱有敬畏之心，不敢人云亦云，材料繁杂，力求择真、择优而用之。而对于人物上的倾向，注重历史的真实性与人物个性化无非是一种矛盾，然而这些北洋大佬恰恰是最为矛盾的大环境下之的特殊矛盾体。他们个个都想一统华夏，在自己的“丰功伟绩”下，国泰民安，富强自立，却因为求一时之势，做出种种卖国行径，从而得不到人民的理解，就要镇压民众，内心的煎熬并不比街头乱吼乱叫的愤青小。

二

下面就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几个值得思考的北洋趣事，从而更好地开始解读这一段历史。

一是电报战。在北洋军阀统治期间，一场真正的战争打起来也没多长时间，如直皖大战，也就七天而已。然而，酝酿这场战争的时间却往往很长，中间的电报战却积年累月从不间断，异常激烈。各方势力的电报就如同雪花片一样，往来不断，有发给敌人进行迷惑的，有发给朋友以示友好的，有发给广大民众制造声势的，有发给外国人请求支援的。而每个电报都会根据发报日期冠以名目，命名的方法很是特别，电报用《平水韵略》

的韵目来代表日期，所以就会有“冬电”、“歌电”之说，并不是他们在冬天发表的电报才叫“冬电”，“歌电”也并非一定要歌颂谁。数说电报战能手，吴佩孚算是佼佼者。秀才出身的他往往在电报中逞尽尖酸刻薄之能，把对手挖苦得窘迫而无地自容，而更以自己的实实在在的硬实风格与电文相辅佐。因此，他的电文基本上都被当时各家报纸争相报道。

二是江湖气。各个首脑之间的江湖气很浓，互换兰谱，四叩八拜，结成兄弟，这是最常见的拉拢和确立盟友关系的方式。北洋军阀里没有哪个是不搞兄弟结拜这一套的，袁世凯不仅结拜兄弟，而且收门生，纳女婿；蒋介石的兄弟每个都是实力派，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都是他的兄弟。然而，这些同盟兄弟之间有利益冲突时，兄弟立刻就成了仇敌，中原大战基本上就是蒋介石和兄弟之间的战争。

这种今天还称兄道弟哥俩儿好，明天就“问候”对方的母亲和祖宗的事情，当时人们称作“当面叫哥哥，背后摸刀子”，可见这些事在那个乱世时常发生。

三是舆论与民心。军阀割据时期，当权者也明白一个道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所以对民心向背、大势之趋都非常关注。这里所说只是关注，并不一定是在意。段祺瑞的亲日路线最令国人深恶痛绝，是他走向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当权者虽重民心，但却更重视武力，甚至迷信武力。段祺瑞和吴佩孚两人都是想统一南北的枭雄，两者都登上过权利的顶端，掌握天下大势，但朝夕向背，就让他们一战即跨。因此，当权者对于媒体与舆论的控制可谓煞费苦心，查封报馆、暗杀主编、镇压学生，诸如此类不过是想让他们眼中的“愚民”构成的社会暂时稳定下来，从而再去震慑。

四是北洋大战的吊诡之处。似乎想要胜利，必须人数对方少。直皖战争，吴佩孚出奇兵胜出西路，段祺瑞的西路也就逐渐垮台；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拉锯而战，仍然是以少胜多，把十几万奉军打得落荒而逃；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虽然号称几十万大军，可在冯玉祥的背叛下，只能仓皇南逃；随后的蒋介石北伐，很多场著名的战役也都是以少胜多。

五是北洋大佬的嗜好。当权者的嗜好可谓五花八门、各不相同。冯国璋爱攒钱，可他攒不过曹锟；段祺瑞好下围棋，最后入了佛门；徐树铮独爱

昆曲，能自辑曲谱，甚至能和名角同台竞技；吴佩孚号称儒将，被人称为秀才武夫、学者军阀，治军、打仗从来不忘记拽几句诗文，画几幅竹；另有北洋一霸张宗昌，得意于自己的钱多、女人多、军队多。

铁与血的乱世中，身处政治漩涡与战争炮火包围的枭雄，他们始终是活生生的人，历史也不仅仅是案卷上的文字记载而已，有血有肉的他们身上的矛盾比常人更多。文风大气又不失幽默的笔法，把北洋军阀这些人身上那些英雄气息与枭雄谋略尽纳文中。

目 录

第一章 老袁的时代

01. 枭雄出世	2
02. 小站练兵	9
03. 维新风云	16
04. 对全地球宣战	20
05. 福祸相依，盛极而衰	25
06. 楼小能容膝	31
07. 革命风暴	37
08. 贼！贼！贼！	45
09. 总统杀人，伟人造反	50
10. 军阀初立	56
11. 称帝进行曲	61
12. 不是红拂女，怎识李家郎	67
13. 段时代不姓段	76

第二章 老段的时代

01. 总理VS大总统	84
02. 这是“民意”	90
03. 小丑跳梁，群魔乱舞	94

04. 共和“鷹熊”	102
05. 中华一锅粥	105
06. 冯段龙虎斗	108
07. 老段的压箱宝	113
08. 无力的孙中山	118
09. 老段的新本钱	121
10. 熙熙攘攘，利来利往	124
11. 曹大掌柜也想当总统	130
12. 孙中山的悲剧	135
13. 徐树铮的野望VS军阀的请假条	137

第三章 吴秀才的时代

01. 秀才初露峥嵘	142
02. 秀才造反，老段渐衰	148
03. 北洋之虎VS活曹操+北洋渔翁+水晶球	151
04. 开会，开会，开会！	157
05. 五四运动	165
06. 决战前夕	173
07. 决战	180
08. 秀才狂狷	186
09. 战后之战	189
10. 秀才兵略	194
11. 山雨欲来风满楼	200
12. 直奉鏖战	206
13. 大战后的新局面	212
14. 狗咬狗，窝里斗	216
15. 乱	225

第四章 北洋末日

01. 卧薪尝胆，直奉再战	230
02. 后吴佩孚时代	236
03. 天下大乱	241
04. 蒋介石北伐	247
05. 土匪卖吆喝，谁敢不买账	253
06. 末日前夕	258
07. 北洋末日	264
08. 结局	266

附 录 北洋大事记	273
-----------------	-----

老袁的时代

01.

枭雄出世

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使得清朝的最后一根擎天之柱李鸿章轰然败馁，而此时的乱世却慢慢孕育着另一个改变中国的大人物——袁世凯。在风起云涌的大变革时代，袁世凯潜滋暗长，不断掌权，逐渐登上历史的舞台，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受争议的人物之一。

袁世凯，字慰亭，1859年从娘胎里钻了出来，便开始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还在撒尿和泥的顽童时代，他就有当孩子王的强烈欲望。虽然他当孩子头头的计划逐步开展，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由于叔父袁保庆没有儿子，就把袁世凯过继过去给他当儿子。在那个年代没有儿子，家业就没有继承人，这肥水当然不流外人田，把袁世凯过继给他，当然是族人以期将来袁世凯能够继承祖宗家业。

后来，靠镇压捻军起家的叔祖父带领叔父与伯父在外出征作战，袁世凯虽无前线军功，却乐得在项城操办团练，如此一来，他在后方鱼肉百姓，作威作福，从小时候的孩子王变成了现在的项城一霸，他不禁心里美得开了花，乐得合不拢嘴，头一次体会到拥有权力的快感。

也许算命的瞎子曾经说过袁世凯命里注定克爹，所以他那亲爹才把他过继给叔父袁保庆，果然没几年他这倒霉的叔父就死在任上。不过，袁世凯从八岁起，就随叔父走遍大江南北，确实长了不少见识，开阔了许多视野，为天生的超群谋略增加了必不可少的社会阅历。

叔父死了以后，袁世凯便前往北京，投奔官拜刑部侍郎的堂叔父袁宝恒。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种儒家观点已经根深蒂固，为了对得起前来投奔的袁世凯，热心的堂叔父当然还让袁世凯读书。读书就要考取功名，而袁世凯

显然不是那块料，后来回家考取功名，失败；此后回京复读再次回家乡试，又以失败告终，袁世凯不禁感叹人生何其悲哉！

袁世凯心怀鸿鹄之志，怎肯甘心如此，乃效法班超投笔从戎，轻燃火折，把所有诗文付之一炬，带着一帮江湖兄弟前往山东登州，投奔吴长庆从军。吴长庆和袁世凯家世渊源颇深，吴长庆的父亲有“国士”之名，于1853年在庐江拼死抵御太平军，当时袁宝恒反对增援，而袁保庆主张火速增援，就由于意见不一，时日有所拖延，庐江被太平军攻克，吴长庆的父亲死于乱军之中。

吴长庆恩怨分明，对不愿增援的袁宝恒怨念至深，与其绝交，而和主张增援的袁保庆结为兄弟。袁世凯便是借叔父兼干爹的袁保庆之名，来此投军。吴长庆是重情义的人，当年袁保庆死在任上，吴长庆还代为发丧，此时见袁保庆的养子翻山越岭，千里相投，自然二话不说纳入门下。自此，袁世凯被安置在营中幕僚张謇手下读书。

袁世凯非常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读书的料，可他没想到自己万里从军，还是落得读书考功名的结果。

张謇让袁世凯作文写字，可袁世凯所出手的文章自然是一塌糊涂、狗屁不通。而且袁世凯却还刻意做些垃圾文章，让张謇犯愁。以袁世凯的心机智慧，如果要在文章上面表现自我，自然可以找人捉刀代笔，可袁世凯不想如此，他想的是：百无一用是书生，值此乱世，大丈夫当披坚执锐，报效沙场，以军功光宗耀祖，荫庇子孙。

同时，袁世凯在有机会办理军务的时候，便竭尽所能，做到最优最好。他天性重武轻文，办军中事务自然是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再加上他溜须拍马的神功无人可及，还受到不少人的褒扬。没过多久，张謇和吴长庆终于发现了袁世凯的长处，将其升为帮办营务处。袁世凯的人生之路终于走向了正轨，这个广阔的历史舞台也正默默地等待着他的出场。

1882年，在中国的东北角——朝鲜发生了剧烈的内部斗争，士兵聚众起义，局势动荡不安，史称“壬午之变”。朝鲜是隶属于大清帝国的附属国，此时清王朝虽然已经是不系之舟，在风雨中飘摇不定，但以慈禧老佛爷为首的太过顽固的统治者们，还认为大清乃天朝上国，朝鲜这个藩属小弟有乱，出兵镇压平乱不仅仅是宗属大哥的责任，更是立足世界的面子。清政府派吴长庆出兵朝鲜，

直抵汉城，助朝鲜李熙恢复国王的权柄。为了保证平乱后的局势稳定，吴长庆派幕僚张謇留在朝鲜，规划军事，在张謇门下的袁世凯，也得以留下来帮忙。

袁世凯对于来到如此偏远的的不毛之地感到犯愁，连日哀叹，他的一身抱负该如何施展？

袁世凯以为，古之成大事者，往往是在逆境中一举成名而天下知。化此逆境为机遇，是袁世凯与生俱来的本领。袁世凯深知在官场上混，名声非常重要，所以他采取了一系列的博名策略来为自己的人生铺路。

首先，袁世凯在朝鲜是重兵在握的掌权者，积极出兵镇压开化党，支持保守派巩固王权。袁世凯在军中混，轻松地玩弄权术，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抬高自己的声誉，并获得了果敢知兵的好名声。

其次，袁世凯依靠着心机权谋与雄才大略，行事狠辣，功则重赏，过则重罚。在一次军中乱事中，假传军令斩杀军士平息军中之乱，不仅没有受到假传命令的苛责，反而受到平乱的褒奖，自此治军之能闻达于上。

袁世凯有了良好的声望，加上厚黑学的功夫之深，在朝鲜的十二年里，他顺风顺水，补用同知、尽先即补知府、简放海关道、浙江温处道一路攀升；手里的权力也不断扩大，庆字营营务处帮办、总理庆字营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节节高上。袁世凯就似是贪食权力的饕餮一般，对权力有着无限的崇拜与追求。

随着支配的权力越来越大，袁世凯薄情寡义的性格逐渐暴露出来，以前称张謇为“老师”，后来称“季直先生”，最后直接叫“季兄”，硬是把自己抬高了一辈。他的狂妄自大和薄情寡义自然惹来张謇的不满，甚至写信大骂袁世凯为忘恩负义之徒。

对于自己的大恩人吴长庆，袁世凯也决绝地采取背叛策略，他逐渐掌权之后，认为吴长庆反而成了自己升官发财的绊脚石，成了自己飞黄腾达的障碍。袁世凯甚至越级汇报军情，表现自己。中法战争的爆发，吴长庆需要离开朝鲜协助防务，而把自己训练的庆军交给袁世凯。吴长庆认为自己与袁世凯三代交谊，且袁是自己一手提拔，必不会负于他，于是放心地走了。吴长庆还没走出朝鲜境内，袁世凯就私自安排亲信替换军中要职，逐渐把庆军变成他所控制的私人军队。

情义，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清朝被西洋蛮夷欺负，怎么不去和洋鬼子讲情义？朝鲜被东洋倭奴欺辱，怎么不去讲情义？可见情义道德并没有军队和权柄来得重要，情义不能当克虏伯大炮炸得敌人缺胳膊少腿，道德不能当毛瑟快枪子弹打爆对手的脑袋，只有实力和权谋才能够实现梦想。

袁世凯面对如此大好良机，怎可能为了小小情义，置自己飞黄腾达的良机于不顾？袁世凯在朝鲜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奋力向上爬，终于引来李鸿章的注意。李鸿章是什么人，他是曾国藩的同年进士，是文华殿大学士，是直隶总督，是北洋大臣，是淮军的创始人，他是支撑大清朝的肱骨之臣，所以李鸿章的注意成为了袁世凯人生中的转折点。

既然有天赐良机，袁世凯便没有轻易让它溜走的理由，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道理他比谁都懂得，越级汇报也正是为了如此。袁世凯向李鸿章卖弄自己在朝鲜的威信，展示治军的方略；反过来，又借李鸿章的大名声威慑朝鲜，简直是一石二鸟，交叉利用，作为渔翁从中得利。

在日本的战国时代，也就是中国的明朝时期，统一日本的传奇英雄人物丰臣秀吉，就有着征服朝鲜和大明的野心，而这个野心也止于朝鲜“庆长之役”。丰臣秀吉的征朝大军惨败而归，让这位自诩太阳之子的传奇人物遗憾地病死在床榻之上。而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日本，德川家族早已经下台，以往的蕞尔小国变得雄赳赳气昂昂，寻觅着实现丰臣秀吉梦想的机会。

1885年，中日两军在朝鲜发生摩擦，两军对垒，气氛紧张，战争一触即发。而身为大清顶梁柱的李鸿章深知不能战，故而力求避战，与日本特使伊藤博文协定退出朝鲜。

藉此达成协议：两国撤兵之后，朝鲜局势如有动荡，则两国出兵之前必须互相告知。清政府撤兵也顺便撤销了“办理朝鲜军务处”，袁世凯在此被李鸿章升为三品道员，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

1894年后，朝鲜出了大事，日本积蓄已久的力量似乎也找到了适当的发泄口，中国东北的朝鲜半岛风云再起。东学党在朝鲜全罗道起义，朝鲜自然再次向作为老大的清政府求援。

清政府则面临一个难题，一是和日本曾经签订协议，出兵有可能又要造成与日军对垒的局面，中国本来就危机四伏，不愿另树新敌；而不出兵则没有尽

到保护“小弟”的义务，有违天朝上国的体面。

此时，袁世凯身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竟然是不遗余力地怂恿李鸿章出兵。李鸿章在与日本交涉的时候，日本也表示可以放心出兵，日本并无敌意。

值此国家危难之际，袁世凯自然要好好表现，只有出兵镇压东学党起义，他的功名才能得到更多的提升空间。向来善于卖弄和推销自己才能的袁世凯，欲速则不达，这时候栽了个不小的跟头，让他长了不少记性。袁世凯因贪功而主张冒进，竟浑然不知中了日本的诱敌深入之计。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的两千人部队刚刚抵达汉城，日方就立即行动，一万两千名日军也开往汉城，还有大批海军从旁策应。

袁世凯此刻大概在心里咒骂小日本儿，他力挺出兵，但眼下和日本发生冲突，清军必然吃亏。如果论罪，袁世凯是首当其冲，这好不容易混出来的功名富贵马上就要毁于一旦。该怎么办？于是袁世凯立刻就“病”了，他怎么能留在这个是非之地，三十六计走为上，他把所有事物交给唐绍仪办理，八天连发六个电报，紧急向李鸿章请辞回京养病，希望能够火速远离此地。而这个烂摊子就扔给了所谓的大清柱石李鸿章李大人料理，这个黑锅李鸿章也是背定了。

袁世凯回到天津后，与提拔他的恩师李鸿章会了面，尽力装出一副病得行将就木的死人相，这幅死人相似乎并没有瞒过精明的李鸿章。然而，李鸿章不过是叹了口气，他也知道中日之争不可避免，如此大局之下，袁世凯也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便做顺水人情放他回京。

回京之后，袁世凯自然不能坐以待毙，化逆境为机遇始终是他的强项，在夹缝中生存的技巧是在这个乱世中磨炼而出的。中日必战，而清朝必败，在李鸿章这棵大树下已经无凉可乘，覆巢之下必无完卵，首先必须寻找另一棵大树，其次把所有罪过推到李鸿章身上，使得自己孑然一身，毫无过错，再结交权贵以谋将来。

回到北京的这一段时间里，袁世凯的大部分时间是奔走于权贵之间，调动一切自己可以调动的关系寻找出路。送礼送钱，办酒办席，来为自己买名声；用钱贿赂高官，设局笼络贵胄；有儿女的结为亲家，辈分差不多的结为兄弟，资历稍矮的便收为门下。无所不用其极，只要人有欲望，有贪念，没有他袁世

凯结交不到的。

1894年，日本不宣而战，甲午战争开始。

翌年，中国以失败告终。李鸿章的淮军和北洋海军都成为了甲午的牺牲品，李鸿章不得不代表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

回到京城的袁世凯有“温处道”这样的三品高官却不上任。而这温处道是地方官，即统辖浙江的温州和处州两府十余县，这是一个可以大大捞油水的实缺儿，并且可以立刻走马上任。但袁世凯志向非同一般，视此等美差而不见，宁肯在京城督办军务处做杂工，仰受他人鼻息，受人冷眼，也没有动摇其志向。在此地四方经营、八方笼络，为自己的当权打下了不小的基础。

袁世凯不仅巴结权贵，为了抬高名声，还去会见了张謇。张謇在吴长庆去世以后，弃武从文，一举中了状元，成了名满天下的大才子。袁世凯见风转舵，又去拜会张謇，为当年之事，剖心挖肺般地叙往日之情，两人尽释前嫌，重归于好。

军机大臣李鸿藻也自然成了袁世凯另一棵乘凉的大树，他是光绪皇帝非常倚重的大臣。而袁世凯靠自己祖辈的关系，步步为营，关系层层攀近，终于结交到李鸿藻。

袁世凯为了撇清自己在战中的责任，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到李鸿章身上。他回京就把朝鲜与日本方面的所有情报编成小册子，这其中就包括李鸿章的电报，送到各个掌权的大臣手里。在这里面，袁世凯极尽所能地暗示李鸿章的战争罪过和外交失败，更指说装备洋枪洋炮的淮军官兵贪生怕死和贪污腐败，而把自己主张进兵的责任则推脱得干干净净。

而对于李鸿章，由于甲午战败，已成千古罪人，遭万人唾骂，众宵小更加落井下石，因而在朝中非常不得志，他的经天纬地之才，斡旋天地之能，在这摇摇欲坠的腐朽清王朝面前，也只能无力地叹息。而袁世凯此时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的行为，也成为后世诟病其人品道德的重要凭证。

袁世凯在军机大臣李鸿藻面前一阵胡侃，狂嘞一通，把自己伪装成一个熟悉军情、娴熟兵略的将才，李鸿藻听他说的头头是道，视其为将门虎子、军事外交样样精通的大才。